

# 湿漉漉的山城

◇陆汉洲

重庆多雾,年平均雾日104天,远高于素有“世界雾都”之称的伦敦年平均94天雾日。更有甚者,重庆市所辖的璧山县的云雾山全年雾日多达204天,堪称“世界之最”。

六月初,重庆阴有阵雨的这个日子,机场上空的雨滴虽然下得不够稠密,似乎有些羞涩,但于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踏上这片土地之际,初夏的山城就慷慨地赐给了我一种湿漉漉的雾都的感觉。

机场附近绵延的山林透露了层层叠叠的绿意,在星星点点的雨滴中,像抹上了一层墨绿的油彩,显得更加深沉、成熟和耐看。在这些雨滴的浸染下,机场的高速黑色路面变得更加鲜亮,黄色的白色的划线更加明快,无论是黑的黄的白的颜色,高速路面在湿漉漉的氛围里,也比平时多了几分诗意。尤其是那些白色的云朵,远的,近的,空中的,山里的,或独立成片的,或连绵不绝的,都是那么不慌不忙悠悠然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动着。这些白色的云朵,是湿漉漉的山城的吉祥物。吉祥的云朵里包裹着珍贵的雨滴,赐给了山城雾都的美誉,也在缠绵中为山城软化了火炉灼人的锋芒。

翌日清晨,窗外没有一点暖色,也没有一缕风。酒店门前“热烈欢迎高考学生入住本店”的大型横幅,纹丝不动。山城刚刚醒来,门前大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没有一丝几倦容。间或有些雨滴,行人中有打伞的,也有手里拿了伞而未打开的。骑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的,有的已披上了彩色的雨披,有的还没拿这些雨滴当回事。校车过来,母亲将女儿送上车,母亲对女儿说:“路上当心点!”背着色彩缤纷的书包的女儿回头微笑着向母亲摆摆手:“妈妈回去吧,要下雨了!”

雨其实正在下着,只是这稀疏的雨滴下得有些心不在焉。我似乎也没将它当回事,径直往前走。这阴有阵雨的天气预报,有点忽悠人。谁知道这雨什么时候下,下得会有多大。到了江边,我后悔没带相机。长江正值枯水期,脚下的这段江面,既狭窄,又水浅。对于从浩瀚的长江入海口而来的我来说有些失望:万里长江的浩然之气和魅力活力在哪儿呢?然而,我很快发现我错了。远处1160米长的长寿长江大桥,隐没在浓重的雾里。薄雾笼罩的江上,无处不

是湿漉漉的。渡轮、货轮、驳船在江上来回穿梭,狭窄的江面显得十分忙碌。江的两岸,伸向江中的栈桥和停靠江边的船舶随处可见。重庆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山城,也是一座因港而兴的都市。当我看到脚下滚滚而下的湍急的江流,不禁怦然心动。大江的浩瀚气派,大江的生命活力,看似在水上,其实在水下。如果没有这日夜奔腾的江流,万里长江的浩瀚和活力从哪里来?

我决定马上回酒店取相机。可当再次回到江边,这雨滴已串成了密实粗壮的雨珠,且有了“劈哩啪啦”富有节奏感的声响。山道两侧很快形成了由上而下一波波欢乐的水流。我虽然打着折叠伞,可膝盖以下的裤脚管全被飞溅的雨滴作贱得湿漉漉的了,原本干松的皮鞋也酷似一对水陆两用坦克。临街的一排大屋长廊下,一群起得早的老者却悠然地坐在靠背小椅上,平静地观赏着大街上的车辆和路人于雨中行色匆匆的这道风景。在这些老者眼里,疾行于雨中的我显得有些狼狈。而他们在我的眼里,却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烟雨山城风情图。

# 江海潮

第220期

## 『星光大道』之道

一次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时,信手打开了收音机。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悦耳歌声,霎时荡漾在我的耳际。我想,金嗓子果然名不虚传,人过半百了,嗓音还这样清脆圆润。后来听了主持人介绍,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山东一位农民兄弟的翻唱,并介绍说他就是星光大道唱红的人称大衣哥的朱之文。“啊,简直超原唱!”于是,在好奇心的支配下,我关注起了央视三频道星光大道栏目。

说曹操,曹操到。当我的目光聚焦央视三频道时,正赶上星光大道进入2011年度总决赛,朱之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身为农民、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凭着对声乐的喜爱,对艺术的执着,在村旁田间地头,在工地脚手架上,几十年如一日地放声高歌,刻苦苦练,终于无师自通,一炮打响……

凝视着星光大道栏目,端详着憨态可掬的大衣哥,我感慨万千。星光大道确实是为人民百姓搭建的一个超越自我、实现梦想的理想平台。它不分贵贱,不管学历,不问户籍,不讲身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敢上台,不管是骡子是马,总会给你机会让你出来遛一遛。只要你肯努力,只要观众喜欢,你就周赛、月赛,过五关斩六将地赛下去,直至参加年度总决赛。当你有幸参加年度总决赛时,麻烦来了:你不想出名也难了,你的芳名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你不想脸熟也难了,你的面容早已定格在广大电视观众的眼帘里;你不想登台唱歌也难了,许多演出公司纷纷向你抛出橄榄枝,与你签约,邀你演出。难怪朱之文出名后感叹道:太忙了,到处跑,老婆孩子顾不上了,自己的“一亩三分”也荒了。我想,倘若没有星光大道这个平台,你朱之文的嗓门再高,只能失落地对着空旷的田野大声嚷嚷;音质再纯,只能无奈地对着冷漠的脚手架浪费感情。知情的人知道是你的喜好,不知情的人还以为碰到二百五了呢。哪有你现在这个人气、这样身价、这等辉煌、这个福份?!

星光大道的比赛法则也是令人称道的。它有行家现场点评,是非曲直,分析得头头是道。有群众现场参与,你喜欢哪个参赛者胜出,就只管大声呼喊他的代号,竭尽全力为其摇旗呐喊。演员背后的大型屏幕上显示的星星,在观众呼唤声中,不断跳跃上扬,当场定乾坤。无条子可递,无银子可送,无门子可走,操作尽在光亮处;用才艺比拼,凭本事取胜,靠人气夺冠,依据实力决胜负。活泼中充满严谨,笑声中尽显规则。被淘汰者即使伤心得泪流满面,也心服口服。彰显了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这种机制选拔出来的歌手,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好几次我也预测这一轮该谁谁出,结果被我言中,可见观众的认同度是极高的。

民间是藏龙卧虎之地,星光大道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开了先河。我们的各行各业,也该学学星光大道,为平民百姓搭建类似平台。建立类似考评机制,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让各类精英,早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圆他们的星光之梦!为我们的社会,早日选出更多的合格、理想的人才。让那些体检“被不合格”,报名条件量身定制而“被拒之门外”,官二代富二代正在上学的孩儿在吃皇粮单位“被上班”及刚上班就“被提升”的那些天方夜谭式怪事不再重演!

## “借别人老婆唔勿暖脚” ——谈谈沙地粗俗俚语的正解

◇龚辉

“初一月半子午潮”,今天适逢大潮汛,张家二伯整理好跑海网具,准备出发到海上去“掘一勃笨潮水”。

“嘎——扑托”,刚起动几秒钟的“坏坦克”又熄火了,张家二伯只好推车去修。

“临时上吊一筐刺!”二妈妈嗔怪道,“老早叫你去修未勿修,阮腰裤子朶到脚跟头。去借,问老张家借一部!”

“来不及啦!再说,借别人老婆唔勿暖脚——”

“那就去买!不就是五六千块钞票吗?我就是脱脱裤子捞系腰,明早也要去买!”

“我前几年就买一部新的,你偏要买一部二手的,现在嚷话?贪口强骨里酥,黄沙夜壶嘞一被窝!”

……

这次二伯二妈妈为“坏坦克”的对话显得有点粗俗了些,什么“借老婆”、“脚跟头”、“黄沙夜壶”、“一被窝”,为什么不说说细腻文明点的呢?实际上,真是误会了,只要我们正确理解上述对话的涵义,也就不认为它是有多么粗俗的了。

“临时上吊一筐刺”:“刺(zì)”,刺入之意,“筐刺”,一种带尖的工具。沙地人喜欢自己做“芦菲”(芦苇做的晒粮食的席子),做

好后都要在芦菲的边上用“筐刺”戳二个洞,系一根绳挂在墙上。“临时上吊一筐刺”,是指事后将芦菲挂墙时,才想起给芦菲“一筐刺”(戳一个洞),不免晚了一点,意同“临渴掘井”,也是比较生动的。

“阮腰裤子朶(gà)到脚跟头”:五六十年前,沙地男客(成年已婚男子)通常穿一条“123(哆来咪)”裤子,大裤腰(二个腰围大),如果这种裤子没有裤腰,也没有裤带,这不要紧(松垮之意)到脚跟头吗?它通常用来比喻做事不抓紧、“乘意思”的那种人。

“借别人老婆唔勿(wù)暖脚”:“借别人老婆”是荒唐的,如果存在,也是一时半会“唔勿暖脚”的,通常是指“如果外借,不如自己拥有”,此语虽有讨便宜之嫌,但却比较形象。

“脱脱裤子捞系(yì)腰”:有人想买一只电脑,苦于无钱,只好将彩电换成黑白、鱼肉换成素菜、脱下裤子换系(ji)围腰,这个决心也是够大的了,难道不值得称誉吗?

“贪口强骨里酥,黄沙夜壶嘞一被窝”:价廉不一定物美,有人买东西偏贪贪图“口强”即廉价,而又偏买到“骨里酥”(质次的物品)。如果买到的“黄沙夜壶”由于沙漏而将尿水“泼嘞一被窝”,你还愿意买那价廉质次的物品吗?



## 父亲,让我为您唱首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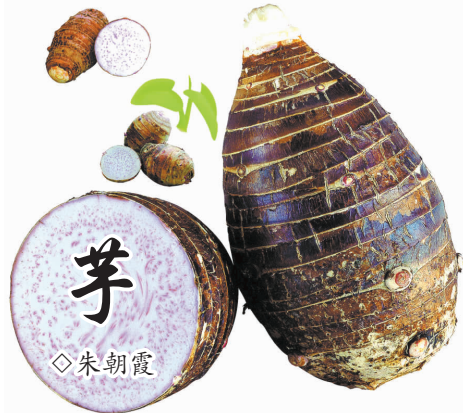
◇苗蕾

您的脊背已经不再挺拔  
病痛的刀把你削得骨瘦如柴  
您的白发脱落更多  
但您,仍然是我生命里的山  
亲情里的海

父亲,多想对您说出心中的爱  
但所有的语言在您面前  
都是如此地苍白  
更不敢在您面前流一滴感恩的泪水  
儿女的每一滴泪,都是您心痛的源泉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生活的苦难有三分你却尝了七分……”  
——我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  
回家偷偷的反复练习  
只为能亲自为您唱出  
我血液里每一滴的感恩

今天,我站在您面前  
唱得那样深情  
您却笑了,走过来拍拍我的头  
只淡淡的说了一句:傻孩子,  
天下的父母谁不疼爱自己孩子!



◇朱朝霞

芡似乎没有年轻的时候,从出现的那一刻便是苍老的。像深厚的老嬷嬷,在黑暗中小心地守护着内心的纯白与宁静。也许她在少女的时候就有种期待,但这种期待又是小心翼翼而怯怯的,她不安想与鲜花一样挂在鲜活而丰润的泥土之上,然后将果实昂然挂满枝头。她把自己埋在黑色的土里。这算是一种自虐吗?还是一种惩罚?也许她内心有个让人动容的故事,不能说,只能埋藏在自己心里一辈子。

芡从来都是低调的,把头低到了尘埃。她不像活跃的荠菜还能把手掌伸得张牙舞爪,也没有小野花穿着花衣静坐在地上惹人怜爱。不显山,不露水,生怕抢夺了别人的阳光雨露,永远安静地立在别人的身后。

这个世界一直都在鲜亮的色彩,低沉不语的永远只能做配角。纯真的芡无声地配合着这个世界,心甘情愿地维持着和谐。

芡喜欢下着雨的黄昏,因为那时大滴的雨水会落在芡的叶子上。都说芡叶长得像荷,可芡从来不把这样的比拟相信一丝一毫。她怎么能跟清丽雅致的荷相比呢,那是人人都去宠爱的娇娇女,而芡只是在厨房里烧火永远遇不到王子的灰姑娘。芡一心一意地感受那雨季的来临,那颗颗水滴像情人送的珍珠,她小心串起,在芡叶的掌心随风荡漾,开心,又坚持得辛苦,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泥土无声无息。有时,还没等到雨过天晴,水滴便像眼泪般滑落,芡只能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想象自己戴上水晶项链熠熠生辉的幸福模样。一天,一年,芡紧紧地记着那些有雨滋润的时光,那风里的摇曳与快乐,那一点一滴亲吻手心的悸动,只是每一次的雨季都来得太晚,又去得太快。

于是,芡埋下头,她的心慢慢掉进了夜一样黑的土里,那黑色的土里埋藏着太多的未知与苦涩,像无尽的夜让人惆怅茫然又让人深思与想念。

等到重见天日的时候,芡已经长成了苍老的模样,尽管她的心是脆嫩的。除去了灰褐色的衣裙,才看到芡良苦用心的凝聚,全是浓厚的情感和敦厚的性情。芡根本分地守着心里的那块纯净,像是等待一个人的偶尔想起,千等万等,也不会让黑暗中的邪恶破坏了最初的美好,也不怕这样会荒芜很小很小的一生。